



闲话 点赞之交

□ 余平

前些天我的老胃病犯了，上腹部胀痛，恶心呕吐，于是在微信朋友圈里诉苦。不料我的信息刚发出去，同事小王就给我发了个赞。我心里老大不痛快，我胃不舒服求安慰，小王发个赞什么意思嘛！难道是幸灾乐祸？老婆笑着说：“你没必要跟小王计较，你们不过是点赞之交，点赞之交淡如水啊！”

细想起来，确实网上有那么一些人，不管你发任何动态、日志、照片等等，他们似乎根本不看内容，都会毫不犹豫地在你发的东西下面点个赞，有时候搞得人哭笑不得，有时候还让人费解甚至愤怒。

这点赞之交大概与日常生活里的点头之交有异曲同工之妙，人们常用点头之交形容两个人平常沟通很少，交情浅，见面时没有语言和肢体交流，只相互点头致意。既然网络也是江湖，点赞之交也不过表示在网上我知道有你，但我们交情浅，我没必要在你的信息下留言或评论，但本着只要你发，我就点的原则，我可以做到点赞没商量。

按说语言是沟通心灵的桥梁和纽带，不交流无法收获真正的友情，点赞点来点去，只落得“点赞满天下，知己无一人”的结局。可我再仔细看看自己的朋友圈，无意中发现自己原本就是个“赞士”。朋友晒出自己吃的海鲜大餐，我点赞还说得过去，圈子里朋友吐槽自己开车追尾了，我也点赞，其实我压根没有看他发的内容，更让我揪心的是上个月我的顶头上司在朋友圈里发他岳母去世的消息，我居然给了他一个大大的赞，难怪那些天他总是找我的别扭……

我为什么无意中也成了点赞党呢？大概是在信息时代，社交软件几乎绑架了人们的朋友圈。朋友若有动态变化，信息自动传送，你不好意思忽略；朋友芝麻大的事情都要拿到网上晒，你不好意思视而不见；很多朋友看什么都不顺眼，每天都要例行在圈里吐槽，你不好意思长期潜水，只好做出姿态迎合他的观点……好在社交软件几乎都有点赞功能，于是不用多看朋友发的内容，手指只需一点，一切尽在点赞中。来而不往非礼也，对方见此，也礼貌点赞。于是乎点赞之交繁荣昌盛，来来往往，好不热闹。

现在是快节奏的生活，大家都很忙，谁有时间听你敞开心扉倾诉，谁有时间安慰爱哭的你，谁有时间与你探讨人生的真谛，从这个方面说，点赞的確是信息时代的一种好习惯，至少说明我没有忽视你的存在。只要是心怀善意的点赞总是让人心情愉快的，俗话说，高帽子是假的却人人爱戴嘛！

京城晚报

开屏新闻App

理想生活 即刻开屏



世相

我的伪主播生活

□ 韩星星

大疫之下，岂有路人？众志成城是最好的回应和剧本。这个庚子新春，注定要写入史册，或慷慨激扬，或婉转低回，或淡妆浓抹……而属于我的那一页，则以异样的笔调诠释了不可能中的无限可能。

“停课不停学”霸屏工作群时，我还以为是特殊时期的口号。但很快，配套文件、方案和会议层层推进，网上授课已箭在弦上。这可难住了我！拔剑四顾心茫然。箭与剑迥然不同，平台授课和讲台教学大相径庭。我仓促上阵，收拾心情，调试设备，踏上伪主播的征程。

我和电脑之间是单纯的Word关系。直播讲究声色纷呈，授的是知识，拼的是演技。对于我，这太超纲了！台上暂且不提，单单直播设备，就废掉我经营多年的人设。不是没画面，就是没声音，或者声音跑得太快，画面追不上……我手忙脚乱，狼狈不堪。学生看得都于心不忍了，纷纷在后台刷屏：老师，你就不能调试好再直播吗？

凌乱。学生难得和我感同身受。功夫不负有心人！磕磕绊绊搞定了设备，

终于可以大展拳脚。我讲得声情并茂，老婆都不时“刮目相看”。说到兴起处，我连麦提问。但，麦呢？我求助老婆。老婆扫了一眼，鄙夷地说：直播间里一个学生都没有，你打算给鬼连麦啊！

我大呼三声“上课”。老婆吓得一个激灵，旋即给我来个醍醐灌顶：你嚎啥！直播间里没人，谁搭理你！在她指导下，我启用平台的提醒功能。学生开始上线，围观，点赞……“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学生上线太慢了！我按捺不住，朗声喊道：还有谁……

瞬间，我的左耳极速膨胀、拉长。老婆探过身：“我咋说你好呢？你是直播上课，还是直播狼嚎……”在学生众目睽睽之下，为师的形象沦陷了。耳麦里惊起哇声一遍，大珠小珠落玉盘。老婆发现了状况，立刻拔掉耳麦、开启禁言模式。但为时已晚，这开门黑已成定局。

作为一名伪主播教师，我能掌控的也只有知识层面，至于对面是一心一意的奥特曼，还是三头六臂的小怪兽，我都不知道而知，难以驾驭。我的连麦督查、提问，有时不止连一粒麦子，还有一遍麦田。

万物

春在鸟鸣中

□ 张秀云

淮北的冬天冷，鸟雀不爱说话，一冬几乎只有麻雀和喜鹊的叽喳聒噪，而今天暖了，秋天里迁徙到南方的那些鸟也陆续归来，情形一下子不同了，耳边不但鸟鸣多了起来，还尽是各种动听的声音，嘀溜溜，啁啾啾，新鲜，脆嫩，古诗一般圆转流丽，枯燥了一冬的耳朵，在这些美妙的叫声里一下子鲜活了，心也跟着明媚起来。

我一直觉得，大地就是这些鸟儿唤醒的。你看，那只腹部羽毛金黄的鸟，是黄鹂吗？它在一株光秃秃的玉兰树上跳来跳去，这个枝头唱几声，那个枝头唱几声，闹铃一样唧唧喳喳不停，枝条便从沉睡中醒来了，纷纷举起一朵又一朵尖尖的花苞。那些毛茸茸的花苞在歌声中长大，膨胀，怒放，一株玉兰就这样进入了春天。黄莺啦燕子啦也来了，放歌在桃树枝头，桃花被唤醒，放歌在梨树枝头，梨花就怒放。它们成群结队地在天空中飞过，走一路唱一路，从南到北迢迢千里，田野就绿了，油菜就黄了，野花就开了，姹紫嫣红纷纷攘攘，满世界就都是春天了。

春天的鸟歌喉最好。风这样和煦，阳光这样明亮，到处花开满树，草长蝶飞，鸟

儿们通体舒泰，正是唱歌的好时候。加之许多鸟刚刚远道而来，故枝故巢，故鸟故人，无不令它们激动兴奋，唱出的歌必然流美圆润。人在寒冷里窝了一个冬天，逢了这春和景明千树花开，特别有听鸟的兴致，所以春日听鸟，一个逢其时，一个遇其人，有伯牙与子期的知音之好。听鸟宜春，春日宜晨。一天里，鸟声最好的时候，自然在早晨，早晨人多在梦中，场地清净，鸟儿不受搅扰，可以心无旁骛地开怀高歌，而且，它们在新叶新花间养精蓄锐一夜，扒舌一宿，早晨精力正旺又技痒难耐，登上枝头调笙弄弦，必有惊人之音。

昨天，我起了个大早，专门到运粮河公园听鸟。天刚放亮，路边只有寥寥几个锻炼的人，沿河老长一片树林，都是鸟的天下。林中真热闹，鸟们在集体大合唱，平的仄的，长的短的，高的低的，汇在一起，流泉飞瀑，环佩叮当，娇花绽放，金光乱射。它们在小叶李的花间跳跃，在盛开的杏树枝头跳跃，载歌载舞，飞进飞出，欢声四溅。落在东边电线上的几只，张开翅膀俯冲下来，滑翔的影子被晨光镀成金色，身影轻捷地闪过，“叽——嘀——”

美食

此香只应天上有

□ 李耿源

被誉为“京城第一玩家”的王世襄先生，是一位大美食家。有一回他外出访友，竟自己带着生鲜的菜去——这好玩的老头儿，是不放心他人买的菜品呢！他自个儿到菜市场挑选香菜，认为香菜细而长的不如短而苗的好。他说：“做一盘炒鳝糊，如果胡椒粉、香菜不合格，未免太煞风景了。”

连几根香菜都如此讲究，这是个懂得品味香菜之香和生活之美的人。

看到王老先生说香菜短而苗的好，我就会想起母亲种的香菜。老家人都叫香菜为芫荽。早些年，母亲都会在菜园的小角落里植它小半畦。初春时，芫荽已然一簇簇，翠生生的，一旦有微风拂过，那股特有的清香便溢出菜园子。也许它忍为群芳妒吧，真生得短而苗，矮矮小小的，若母亲无暇顾及除草，那边缘有齿儿的小叶，便会没入萋萋春草中。

芫荽之香，那是只可意会难以言传的味道。平常之菜肴，如烧鱼烹肉、煲汤烩面，纵只是泡碗方便面，摘几根芫荽丢下去，便增香提鲜，味道已前后两判。

然而小时候，母亲却极少将芫荽拿来作菜肴去腥提鲜之调味，而是当茶冲饮。每天清晨，母亲会从菜园里拔三五株芫荽来，连根置入大碗里，撒几粒盐，用刀柄对其根茎部弄几下，然后倒入开水。我们几个孩子早上起来后的第一件事，便是喝几大口那被母亲称之为“青草茶”的芫荽汤。只见翠绿的叶、由绿而渐变到紫红的茎和细白的根须，漾在清澈透明的开水里，已让人口舌生津。闻之，清香扑鼻。入口、入喉、入肚，香气由外浸内，顿时让人神清气爽，昏寐尽涤。现在想来仍会不由感叹：此香只应天上有！

早读课，问学生古诗会背了吧？664刷屏。我很欣慰，提问学生甲。一连麦，脑海里就窜出一个词：鸡飞狗跳。学生睡眼朦胧，他父母像离弦之箭，射出被窝；他小妹爬过来，咿咿呀呀地抢手机……

还有几次，连麦的是家长。他们很真挚地向我挥手问好，让我等一会，孩子在吃饭。他们怕冷场，很热情地和我寒暄，很好客地让我也吃点。然后，镜头切换到饭桌……我忙断掉麦。这课上到哪去了！以后，我不再轻易连麦，既怕把别人带沟里，也怕被别人带沟里。

上课难，作业更难。起初，我要求学生拍照上交。改着改着，似曾相识？往回翻，果然一模一样——作业照是拷贝别人的。明言禁止后，学生走起生态环保的电子作业路线。这下可好，清一色的四号宋体字，无笔迹可循，火眼金睛也辨不出真伪，甚至名字都形迹可疑。

同样是主播，我为啥这样难呢？询问同事，都和我差不多，和学生斗智斗勇，掉粉是寻常，粉转黑是趋势。一个老教师感慨，干了一辈子教师，怀疑自己是假教师。我安慰他：不！你只是一个伪主播。

一声，隐没在花丛中。闭上眼，倚在一株树上静听，但觉声如仙乐，沐着树，沐着花，沐着静静的小河，沐着一个心神俱醉的人。人如同受了洗礼一般，心思澄明，精神焕发。真是感慨，大自然多通达，看你禁足辛苦，就派了一个春天补偿你，派了这么多小天使补偿你。

倚树倾听良久，恋恋不舍离去时，不远处，竟遇一同好，正陶醉于鸟声，举着手机录鸟声呢。一场疫情，让国人许久不能出户，把它录下来，让妙音时时提醒你，珍惜健康，珍惜生命，珍惜囚笼之外的自由。

那些天在家里宅着，腿脚都上锈了，看着窗外自由来去的鸟儿，真是无比羡慕。如今疫情扫尾，生活秩序基本恢复，人们如出笼的鸟儿，戴着口罩到郊外撒欢。辽阔的大大地上，自由的风里，大家奔跑着，跳跃着，欢呼着。脚下的野草生机勃勃，新绿正悄悄吞没一冬的枯黄，麦苗返青，农人也开始耕作了。很快，田野里会长出绿油油的希望，大地会重新蓬勃起绿意。

没有一个春天辜负新生，没有一粒鸟鸣忽略你，生命会一直继续，哪怕带着创伤。

同事梅姐，却认为香菜味如臭虫，凡有下芫荽的菜肴，皆不吃。对于吃不惯芫荽的人来说，它的味道是很怪的。这样的人似乎还不少。由此想到年少时，我们喝了“青草茶”，口齿留香，若在伙伴面前说话，不知是否熏倒过人？

也有嗜芫荽如命者，如凉拌，只撒了点盐或白糖。我有一友，喜欢将芫荽绕于筷子头，然后整团地蘸陈醋吃。我也这样吃过，像牛吃草，但我觉得味儿太窜了。

我最喜欢的还是芫荽牛肉。这和王世襄的炒鳝糊有异曲同工之妙。取牛前腿腱肉，剔除筋膜，修割干净，依筋络纹路切片，加入花生油、生抽、姜末和地瓜粉抓透，入油锅爆炒，将起锅时撒入细碎的芫荽。有芫荽和牛肉混合的香气，牛肉细嫩耐嚼，间有芫荽柔茎的清脆，让人犹如置身于大自然中。